

謝謝官老師的邀請，然後今天的主題，我想前面兩位老師在這個領域裡面都有很深的耕耘跟研究，那我今天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聆聽到郝老師跟曾老師他們的很精闢的看法，那我其實不是研究兩岸關係的，我也不是研究民主政治學的，我的專業是法律，而且在司法制度，那因此等一下跟各位說明的重點，可能會是從我一個關心臺灣未來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那在過去這幾年，或者是可以說更年輕的時候，跟臺灣社會，自己在臺灣社會的生活跟臺灣社會的互動，所觀察到的現象，所參與過的事情，自己的反思，跟目前的一些想法。

那在等PowerPoint出來以前，我先各位回應剛剛官老師講的那個小故事，其實我記得，我記得很清楚，而且那個時候，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們就已經在想各式各樣的行動，那其中一個可能性永遠都是進去立法院前面，然後那個時候，飛帆問我說，老師你們有沒有翻進去過，我說有啊，我們還坐在那個議場前面的廣場，他說啊，真的啊，這麼屌，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就一直以那個為目標，現在他做的顯然超越我們了，那可以顯示出臺灣社會的確不斷的在進步當中。

其實談這個民主鞏固跟中國因素的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情緒會很重，那會很重的理由是在於說，自己所關心的一些事情，的確都在一個這麼大問題的脈絡下發生，那感觸啊非常的深刻，今天的題綱最後講說，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黨、我們的人民應該如何來加以因應，我在看最後一個問題的時候，我不認為說政府跟政黨有什麼因應的必要，因為不管是政府還是政黨，當我講政黨的時候，我指的不只是國民黨，民進黨也包括在裡面，在目前的這個關係下面，其實他們過得很好，不好的只有人民，最後一個問題，只有人民該怎麼辦，那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很清楚，全面的鬥爭，全面的奪權。

那這樣聽起來，各位同學可能會覺得說，這個法學者為什麼今天變成紅衛兵，讓我解釋一下，在我們目前的整個權力運作的機制下，對我來講，一直有的一個反省跟思考，每一次面對一個問題跟危機，決定要採取一些行動的時候，我都會想說，我們行動的可能性、行動的策略、行動的目標，這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自己一定會問我自己的，不管是作為個人的行動者，還是參與一個群體跟大家一起行動，我不喜歡做沒有生產性的事情，也就是說，如果行動了以後，沒有辦法有什麼結果，或者是那個行動的過程沒有辦法創造積極的能量，或者是意義的話，我就不會去做

這件事情。

在思考行動的時候，體制內跟體制外的路線永遠都在交互的論辯，最起碼在我自己的心裡面是這個樣子，未來當我們談到民主鞏固或者是說去面對中國，那事實上我自己在面對的，我其實我講過很多次，我不太喜歡中國因素，我比較喜歡說中共因素，或者是中共權貴因素，這個我才覺得是真正問題的關，事實上真正問題的關鍵點，當在面對這些因素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去倡議體制上面的改革，很多運動最後曾建元老師所講的，的確都要落到體制面上面的制度改革來加以處理，因為畢竟我們希望我們這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有一套體系可以運作，那個運作讓島內不一樣的人的想法，在一個機制當中，去分配大家不同的，去分配那個資源，或者是說去凝聚一個共識。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說，即使即使有那樣的一個機制存在，那個機制它被濫用的可能性還是很高，那如果說這個機制一旦被濫用，而濫用這個機制的人不用付出任何的代價的話，請各位同學相信，以後的人就會有樣學樣，他們就會再繼續這樣子搞，我講個非常具體啊，2010年簽訂ECFA的時候，人民要公投，我們的公投法很不合理沒有錯，但是就是有一群傻子他們真的去簽了，簽了10萬人，過了第一個階段的提議，送到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把它否決，你們不准公投，憑什麼？不知道，公審會給的理由，各位今天離開這個地方有興趣，可以上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網站去看，他們給的理由是什麼。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我要講的重點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決定的時候，如果你，你面對這樣子一個決定的時候，你的反應是什麼？大部份的人反應是說算了，反正他們就是一群奇怪的人，算了，什麼事都不要做，如果你今天的態度是這個樣子的話，那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是說，我們推公投制度，推公投法，推得這麼辛苦所為何來，所為在機制上面，透過公民投票的制度，讓人民行使直接民權，對於國家重要的政策形成人民的總意，這種在法學課、政治學課上講得那麼漂亮的話，有什麼意思？在具體的實踐上面等於零，根本是垃圾。

有一群人看不慣這個決定，要那群人出來辯論，我講的是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叫他們出來辯論，不敢出來，我們的決定很簡單，你不出來面對社會，我們把你帶到法院去，提起了行政訴訟。2012年6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我們贏了，

公審會當初駁回的處分是違法，那問題是，他們後來的回應是，那沒有關係啊，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ECFA已經生效2年多，那要不然現在你是要怎麼樣？講這些話的人是誰？講這些話的人是我們在大學的講堂上教政治學的人、教法律學的人，當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出來了以後，他們有沒有出來面對臺灣社會，如果今天即使是生米煮成熟飯，你們這群人負了什麼責任？你們要不要出來給一個基本的道歉？

下一個問題，這一群人他們為什麼，他們為什麼會去做這樣的決定？那你說，啊，反正上行下效，上面的人指派，他們有政治壓力，所以他們就是做這樣的決定，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們真的要重新好好開始反省跟思考，在我們的政府體制之內，我們都不要講太大的東西，從很具體的，很實際的運作來看，在我們的政府體制之內，有多少這樣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養了多少嗜官的學者，我講這嗜官的學者，就是碰到權力者有軟骨症、有嗜官癖這樣子的人，各位不要輕忽這些委員會，他們掌握的都是很實際的權力，當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去濫用權力的行使的時候，他們負了什麼責任？這個是我說，如果我們要擺脫現在的困境，為什麼我說要全面的鬥爭，所謂全面的鬥爭不是那種很，拿石頭去丟啊，或是拿棍棒去打，我不做這樣事情的人，我的意思是說，責任要談清楚，該追究的責任一定要去追究，你只要鏗而不舍地去追究那些責任，後面的人才會看到說，以後我們做這些決定的時候，真的要小心，要摸著自己的良心，不要以為你做這些決定，沒有人在監督，沒有人在看，你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中國或者是中共對於臺灣民主體質的傷害，絕對不是只有從服貿協議在開始，早就開始了，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當中，大家喜歡談統獨，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也很喜歡談統獨，但是我後來發現談這件事情的生產性不是很高，因為吵了半天，我後來發現都是文字遊戲，臺灣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他的名字看你喜歡叫他什麼，目前按照我們的憲法叫中華民國，句點，這件事情討論到此為止。

我舉一個趨勢給大家看，2000年到2008年，陳水扁執政的時候，事實上臺灣人的本土認同一無意識的，是水平的，沒有提升，2008年以後，到2014年，臺灣的本土認同意識，就是我是臺灣人，一直不斷的在升高，那你看到這樣的現象，你會問一個問題，那個問題是說，啊，原來我們都誤會馬英九，他才是倡導臺灣的意識最有力的推手，他的許多政策強調臺灣本土的核心價值跟力量，因為他的執政讓臺灣人的意識不斷的往上升，那當然會笑，顯然就知道這絕對不是答案。

那答案到底是什麼？你可以說是中國，中共對臺灣的威脅再加上國內我們的馬政府配合，就是看到這樣的威脅採取一個配合的態度，讓那樣子的威脅堂而皇之的手伸到臺灣裡面來，臺灣人民、臺灣的公民社會看到那樣的危機，開始反抗，那開始反抗的時候，重新地凝聚了生活在臺灣上面的人，他們或許對所謂傳統的藍綠沒有那麼強烈的認同，那他們在意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個交往的過程當中被犧牲，被浪費，臺灣不希望成為香港，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

學運的時候，有一次深夜，我走在青島東路上，有一個四十幾歲的媽媽把我攔下來，她說她是台商，她要在那邊做生意，但是她完全不希望臺灣跟中國走得越來越近，因為她歡回來臺灣，臺灣坐計程車吃燒餅油條，那種安全、那種自在、那種歸屬的感覺是他在那邊絕對沒有辦法得到，她是一個台商，但是她不希望，她反對馬政府越來越向中國靠攏，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中國的政策。

你如果要談今天中共對臺灣所造成的民主上面的威脅或者是鞏固，剛郝培芝老師講得很好，媒體是其中他們一個要點，而這個威脅我剛剛也說過，不是只有從服貿協議才開始，早就開始，2012年馬英九連任成功了以後，臺灣有一個傳媒的大老闆叫蔡衍明，他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訪問，我要講的重點不是他說了什麼，他說了什麼，出了什麼狀況，他講的對不對，事後他怎麼解釋，各位同學你們自己，現在應該有很多的資料在網路上面，你們都可以去看，這不是我要講的重點，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當我們在對抗這件事情的時候，媒體上面所出現異常的「聯合沉默」，那個時候媒體上面報導的狀況，按照我的觀察，是一家暴走，其他家把嘴巴閉上，所謂一家暴走就是52台，52台去講他想講的話，反正52台就是老闆的保鏢兼打手，這件事情現在已經成為臺灣人民的共識，我們不需要多談。

那重點是什麼？重點是其他家為什麼連報都不敢報？不要忘了喔，以前我們對於所謂的綠媒的批評是，他們是什麼，「三民自」，三立、民視、自由時報，三民自嘛，三立有報嗎？在反旺中的時候，民視有報嗎？這兩個是不是，不管你要用綠媒啦，還是用本土的電視台，他們有報嗎？他們不是也是在做資訊的封鎖嗎？那如果連他們都不敢報，他們也在做資訊的封鎖，有兩個觀察的角度，第一個觀察的角度是說，你們說你們……

(影片結束)